7月17日-8月5日，第二届“1荐1——广东省美术名家荐才行动”展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

广东美术“后浪”奔涌 找到新方向

□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

广东美术历来有着老一辈艺术家提携后辈，无私地“传帮带”、“甘作人梯”的优良传统，也正是这种薪火相传，令广东文化艺术的繁荣与辉煌历久不衰。第二届“1荐1——广东省美术名家荐才行动”展览于7月17日-8月5日在广东美术馆举办。

本届名家荐才行动邀请了李劲堃、林蓝、王永、方土、林永康、梁宇、黄启明、黎明、许鸿飞、王绍强等10位在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雕塑及综合画种等五大专业艺术门类的名家担任导师，每人实名推荐一位中青年艺术家参加此次展览。“1荐1——广东省美术名家荐才行动”项目自2014年第一届成功举办后，更着力关注和扶持广东青年美术家的艺术实践，推介新人新成果。

经过数月酝酿，黄涛、杜宁、陈川、罗玉鑫、杨得聆、邓春儒、喻涛、吕学晶、冯国豪、黄一山等10位入选者闪亮登场。记者发现，本次展览的其中部分作品曾获得全国专业艺术展的重要奖项，如杨得聆油画《小猫·周末》、喻涛版画《见证·我编斗笠送红军》、吕学晶雕塑《2004.3.24至2004.5.24》、黄一山综合材料《祈祷》等均为“广东美术百年大展”入选作品，罗玉鑫《和光之三》为“第十三届全国美展”进京作品。

通过他们的创作，可窥见一代广东艺坛“后浪”正在奔涌向前。

第二届“1荐1——广东省美术名家荐才行动”展览现场

A 追求精致的表达

本次入选的广东中青年艺术家中，以水墨中国画为创作媒材者占4/10。广东省美协主席李劲堃认为，这批青年画家是继“后岭南艺术现象”后，涌现出的解决新都市水墨形态的新艺术力量，其意义就在于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中国画新思路。

以《天堑变通途》入选第十三届全美展获奖提名作品的黄涛，现为广州国家青苗画家培育计划画家，曾参与李劲堃带领的《盛世珠江》长卷创作团队。黄涛在采访中表示，自己的创作一方面关注时代，了解其他学科样式，打开视野；另一方面注重练习控制精准的笔法，追求精致的表达。

黄涛研究生毕业创作是有关景德镇陶瓷制作的写生，他采用了一些西方油画的构图形式。在最终作品《拾忆·印象》中，黄涛在画作中加入极简主义的构图方式，打破传统山水画构图中的“近景、中景、远景”的视觉规程，从而形成新的画面效果。

这带给黄涛极大的启发，并一直沿用在后来的创作中。在写生系列里，黄涛试图走进传统，但并不甚留恋传统绘画的某些符号，而是去感悟传统水墨中笔墨的苍润、精微、流畅，试图用最简单的水与墨来传达自己对传统精神新的体会和感悟。在城市题材的画作里，他尝试用新的语言来表现或是运用其他媒介，最终将新的绘画语言嫁接到一起，画面也呈现出一种新的状态。

与过去一些当代艺术家所呈现的“粗野”“随性”不同，黄涛在作品《忆－幡影》系列中，体现了新一代艺术家对于创作“精到”的追求。在黄涛的画室里，不少画作放了一两年之久。黄涛仍时常观察、推敲，添一笔，或是重新组合。他说：“画好的作品不会马上拿出去，放一段时间，每天看，一旦看时间长了，舒服了，说明它才合理。”

B “自己想画的”也在变化中

无独有偶，在本次入围的艺术家中，杜宁、罗玉鑫均出自著名画家方楚雄门下。在杜宁的印象里，方楚雄要求学生从普通寻常的景物里发现与众不同的美，也要找到适合自己审美特点的创作方式。

杜宁主要创作的方向是大写意花鸟画。在创作中，杜宁坚持“自己想画的，不画感觉不舒服的画”。通过写生和观察，杜宁一反向日葵灿烂阳光的刻板印象，侧重表现粗大的茎叶与密密麻麻的花蕊中的厚重感。在随后不断创作中，又感悟到它一直向阳而生的感恩之情，画面表现更倾向于凸显生命的张力。

80后女画家罗玉鑫坦言，她选择花鸟画专业是因为抱着“希望能常跟动物打交道”的想法。为了能更好地观察了解动物的身体结构和行动状态，罗玉鑫经常去动物公园采集素材，甚至到非洲肯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。也曾经在家里养猫、狗、兔子、龙猫、鸟等，随时观察它们的性格与生活习性。

2013年，广州画院正准备在德国开设一场展览。当时，广州画院院长方土要求参展青年画家创作出能表现岭南文化的作品。花鸟画如何体现岭南特色？罗玉鑫苦思冥想后，萌发出花地砖系列作品的灵感，创作《白日梦》《花砖·猫》等系列的作品，希望用这组作品为本土文化传承出力。

“自己想画的”也会因为画家的个人经历而发生变化。目前罗玉鑫正攻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美术学博士课程，她开始重新思考：绘画除了有美感和趣味，哪怕是花鸟画题材，它能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？有鉴于此，罗玉鑫最近创作了一幅名为《归路》的作品，画面以描绘关在笼子里的野生动物为主题，以墨色为主调，希望能通过作品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

C 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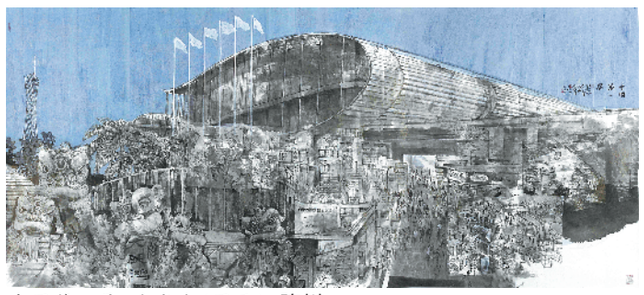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次广西百色采风里，喻涛被一顶红军曾经戴过的斗笠深深震撼。他清晰地记得，这顶斗笠挂在博物馆的橱窗里，竹篾编织的纹路、被雨水冲刷过的肌理，清晰可辨。这让喻涛联想到，编织斗笠的无数无名的老百姓，以及红军戴着斗笠跋山涉水的历程。

见证·不能忘却的记忆（版画） 喻涛

这些都成为《见证》系列的创作素材。为了使这些静物图像更有历史气息，喻涛采用了超写实的表现方式和绵密细腻的刻印技法予以展现。

大型红色题材版画《见证》系列是喻涛近年的代表作。百色之旅后，喻涛沿着海岸线北上，考察全国各地的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，一直到东北三省。《见证》系列至今已延续8年，目前仍在继续深化和拓展之中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这一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，在近百年的岭南美术界得以传承发扬。喻涛认为，艺术家必须关注现实生活。即使不是创作现实主义作品，艺术家所有的思考都必需是当下的，否则思考就会变得漫无边际。


中国第一展·广交会（国画） 陈川

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吕学晶对此亦深有体会。他的两件代表作，《2004.3.24–2004.5.24》《亮丽的风景线》分别获得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、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进京展获奖提名。

十年间，吕学晶的艺术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向。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，他表示，这两件作品体现的是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的转变。吕学晶说，《2004.3.24–2004.5.24》更多是表达的个人情感，从这个作品开始，他找到自己最初的创作语言；《亮丽的风景线》从构思到完成大概有一年多，它刻画的是劳动人民的形象。

在《亮丽的风景线》中，吕学晶力图让雕塑材料、艺术语言和表现主题契合起来：“是这件作品将我带出了‘小我’之境，逐渐地把自己融入生活、融入社会。”

D 艺术不是闭门功课

关注社会不仅仅在作品中。对于新一代年轻艺术家而言，投身社会也是艺术家的责任。在邓春儒看来，艺术不是一门“关起门来苦心钻研的功课”。自美院求学毕业后，邓春儒回到家乡开设工作室。身为土生土长的鳌湖人，他还努力在这片自己所熟悉的土地上打造一个艺术群落。

从2013年起，艺术家陆续自发来到鳌湖村开展艺术创作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这里已驻扎近百位艺术工作者，成为深圳目前最大的本土艺术家聚集地。一些北京、广州、香港的艺术家也慕名而来，“村民”里甚至不乏来自美国、加拿大的“洋面孔”。

作为原住民，邓春儒“当”起了艺术村的“家”，也成为村民与艺术家沟通的桥梁。他在引进国际艺术资源的同时，最大限度保留村落的生活气息。不同语境在同一屋檐下相互碰撞，同时又保持着邻里乡亲之间的和谐。邓春儒也将自己的画室设置在艺术村里，他将自己的工作时间分成四份：与艺术家交流、与本村村民交流、与政府各个基层单位交流、自我创作。

日前，邓春儒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租下了村委一栋办公楼，把它改造成一座展览馆，不时开展一些公众艺术活动，如绘画课程、摄影教程和影视分享会等。“鳌湖只是深圳边缘的小村落，但对我来说，鳌湖是我的家，我想让它变得更美好。”

|热|点|

钟南山文学形象的当下意义

□张陵

作家张培忠、许锋的短篇报告文学《千里驰援》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描写了广东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抗疫斗争一线，忘我工作，无私奉献，救助生命的事迹，十分感人。其中，钟南山院士形象塑造得相当动人。

第一次写到钟南山

这是反映武汉抗疫斗争的报告文学第一次写到钟南山。作品对钟南山的正面着墨并不多，只写84岁的老人钟南山院士登上动车，赶往十万火急的武汉疫区的情景。“车上没有座位，车长把老人和助手安排在餐车就座。”“老人和助手吃了盒饭。然后，开始工作。先看材料，又不断打电话，连续打了十几个电话。21时许，累极了，老人仰靠椅背，闭目小憩，没摘眼镜，眉头紧锁。”没有铺陈，没有煽情，短短几行字，钟南山的形象跃然纸上，难以忘怀。我们都知道，那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著名的“肯定有人传人”的判断，就是这趟紧急的武汉之行做出的。由此，《千里驰援》这段朴实单纯的描写就含有大量信息，变得意味深长。

后来其他作家的报告文学写到钟南山就很多了。实际上，钟南山已经成了报告文学重点描写的人物和作品主人公。他的形象，越来越丰富厚实，越来越全面完整，也就越来越显现时代英雄的本色。作为一个老科学家，他的勇气，他的良知，他的仁心，他的精神，感人至深。作为报告文学的形象，他在中国报告文学人物画廊里光彩照人。这个形象塑造的成功，表明中国文学再次站到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。不过，就细节而言，那么多作品，读来读去，似都无《千里驰援》中的钟南山形象来得传神。

传递时代英雄之“神”

钟南山形象传导出来的“神”，来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精气神，来自中国人民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坚强意志，来自中国人民破解战胜困难的大智慧，来自党和国家“人民至上”“生命至上”的理念。正因为此，钟南山的形象才有了深厚的思想根基，才具有时代英雄的品格。他用抢时间的速度，做出“肯定有人传人”的判断，在国家抗疫斗争的决策中起了关键性作用，许许多多普通人因他这句话，免受新冠病毒的感染；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命因他这句话得到了挽救。看似个人行为，其实深层思想内涵中，有着强大的人民精神支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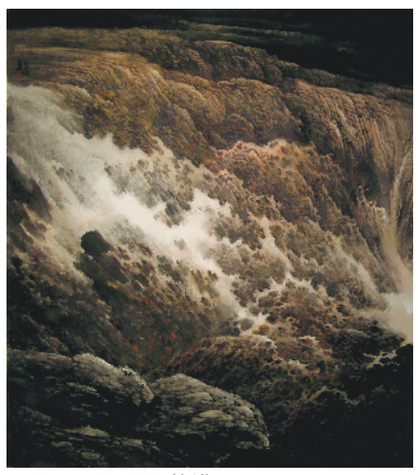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疫情日趋严重，持续反弹。当地科学家不断呼吁要重视中国的防控经验，有外媒报道，其中一个对政府防控策略批评最严厉的科学家被称为“美国的钟南山”。可见钟南山的故事四方传颂，远扬海外，正在成为一种当地人民认可接受的文化精神形象。一场灾难，不经意地带来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声誉。看似偶然，实际上可以找出规律。这说明，中国的经验，融进世界人民的现实关切，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实际问题，就能转化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。

钟南山是我们时代的英雄，塑造钟南山文学形象意义重大。抗疫斗争的各条战线，都有钟南山式的英雄，写好许许多多“钟南山”，传递出时代英雄之“神”，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任务，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立于时代思想高地之本。

|艺|述|

在写生基础上营造时代感

□尹广


惊涛（国画） 曾嵘

山脉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，自西向东分别行进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九个省（自治区），最后到了黄河流入渤海的山东营口。这一路（分阶段）的写生，促使他创作了《永恒的涛声》《生命的河》《飞越黄河》等作品。

扬弃传统的写生

传统中国画中的主流文人画，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“游于艺”“逍遥游”的奇异产物，有着疏离大众的贵族化倾向。具体反映到山水画领域，便是以逸品为高、疏简为妙，大多不讲究人造景观，对于草亭、茅屋、小舟、小桥和渔夫、樵子之类一律视为点景之物，大多草草为之。而景物叙事往往具有时代特征，对此忽略正是许多文人画缺乏时代感的重要原因。

当下有不少中国画创作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，力图以新的情感、新的山水模式去描绘现代的生活，去反映时代精神，而不是一味模仿古人，被传统束缚，走进当代人创作古代画的死胡同。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中国画应该一代有一代的风尚，一时有一时的题材。广东山水画家曾嵘的画作即有强烈的时代感，是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，由写生所激发的笔墨运用、题材撷取以及画面意境营造而构成的。

北宋画家郭熙提出：“山水有可行者，有可望者，有可游者，有可居者。……但可行者，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。”曾嵘认为这是画家对自然与艺术的物我交融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透彻理解后悟出的。古人说的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曾嵘自觉从写生的角度去理解、去实践。在他看来，写生的重要性在于，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永不重复的“结构”和永远鲜活的情绪，所谓“风景不老”，这也是古人范本和画室“实验”都无法供给的。因而，每年曾嵘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用在写生上。为创作黄河系列画作，他沿着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，自西向东分别行进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九个省（自治区），最后到了黄河流入渤海的山东营口。这一路（分阶段）的写生，促使他创作了《永恒的涛声》《生命的河》《飞越黄河》等作品。

将皴擦点染融合

在山水画创作中反映现实生活，是中国山水画转型的重要内容。诚然，李可染、傅抱石、关山月等为我们做出了有益的探索，但仍需发扬光大。对于山水画中的现代景物，画家们一般采取三种态度：一是视而不见，照旧用传统的技法埋头画古代的山水；二是也画山水，似乎有点自家面目，但笔下少或无带有时代特征的景物；三是直面现实，将现代建筑、场景乃至人物再现于笔下。无疑第三种态度值得肯定，但风险也最大。曾嵘的山水画就属于第三者，但他没有走极端，他的取材和造型虚实相生，既有亲自登临的山山水水，也有了然于心的胸中丘壑；既是恍如隔世的远古时代，又是如火如荼的当下现实；既是传说中的臆想，也是眼见为实的触动——楼宇、公园、电视塔、拦洪坝、高速公路、高铁……举凡眼见的一切，都纳入了画中。即便没有明显现代特征的景物，无论是整体气象、意境，还是具体的语言、形式，也都充满了时代精神。

传统山水的符号体系，基本上表现为若干不同类型的程式（这在皴法中表现最为明显）；而在现代山水画中，由于画家们强调个性，追求创新，不再像古人那样拘泥程式，而是热衷于创造属于自己个人的语言符号。曾嵘也在实践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笔墨符号：一是融北派山水的雄浑苍劲和南派山水的氤氲、清丽于一体，既老辣、刚健，又轻灵、飘逸、明媚秀润。二是既不像晚唐代的画圣吴道子那种“有笔而无墨”，也不像晚唐的项容那样“有墨而无笔”，而是吸取两者的长处，笔墨并重。曾嵘打破了传统山水画的皴法程式，将原来单一的固定皴法，变为皴擦点染融会贯通。他利用毛笔的形式和西方绘画的技巧来表现水，这是一种新的技法探索，被邵大箴先生称之为“水雾皴”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，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和写意性。

|有|感|

体味内心深处的独白

□陈虹雨

读《卿，见信如晤》，71封信，像一架神秘的时光机穿越时空隧道，让你觉得书上纸页呈现的时光流逝更像是时光美好的留痕。

第一封《遇见》，是在一天清晨，在台灯下读的。一开篇“母亲”两字映入眼帘，我的心跟书中的“英子”一样，仿佛在月光下，撩开心窗辽阔无垠，仿佛遇见许多未知和已知，信念的声音在她成长的时空回荡。

信里的一切，仿佛很平常，但却总有恒定绵延的一股股淡淡的忧伤，裹挟着泥土的芬芳、花草的清香以及山谷的气息向你袭来，在不经意时，如涓涓细流沁入你的心田，在身体的宇宙里流通。你仿佛回到心中永远无法入眠的那些夜晚，又仿佛坐上空中飞船去与生命中的每个人再次相遇。

你重温旧梦，不知疲倦，在现实与梦想的幻化中，给予生命以恩典，就是人生路途上无坚不摧的成长力量，是生命的种子深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催生发芽开花结果，是生命的功课需要经历黑暗、照亮光明的涅槃重生。

读这本71封信的《卿，见信如晤》，就如在时间的海洋，如海洋上的漫画，是灵魂美好时光的孤独回望，是人物在故事延续中的期待绽放。

经典无处不在，共鸣随处可见。这本书，特别适合在寂静无声中欣赏。景色迷人与梦相连，与人物关系发展相连。“那个地方，冰雪覆盖，非常清静，非常清冷……那个地方，耸立着一座入云的高山，山顶上覆盖着白茫茫的冰川、冰谷、冰塔林，远远望去，像天际间的一个幻象，也像天堂里的一个洁白童话。”

71封信，虽封封不同，却有一种时空的叠加、转换和连续。读着这些书信，看着详细描述的生活画面，体味人物内心深处的独白，以及那些可信手拈来的真实写照，你会很感动，因为真实。

真实的力量最能抵达读者细微敏感的神经。就像宗萨仁波切感悟的那样：“当一个人极度坦诚，他就已经无坚不摧。如果说，修行有什么法门的话，那一定是真实。保持你对欲望、对情绪的真实，从这个真实出发，你才能获得超越的力量与勇气。”

|点|睛|

平实中蕴含着力量

□李利君

官场题材的小说创作容易流为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似的“厚黑”俗套，这种所谓官场小说延续了近代以来类型小说的揭黑模式，看起来颇有“深度”，实际上是非理性、缺乏现实基础的。在韦名的小说作品中，既可看到官场的“韬略”，也看到了其中难言的苦衷。

韦名对笔下的人物并不一味的妖魔化，面目不可憎，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《品茶》中的老宋爱茶，毫无玄机，只是出于真爱，不想被外物所役。所以，他对“品茗会”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不积极、不参加。为了维护自己“品茗”的清静时光，不惜弄出个“涉嫌经济问题”的风声来，以作“自残”式的自我保护。老宋赢了——光荣退休后，他没有“人散市声收”，而是“多了几个茶友”。最闪亮的其实是《青藏线上的偶遇》，作品用一种可以称为“漫点式”的方式，展示了无边的风景。漫：漫不经心的叙述；点：一点一点，一层一层的铺垫，然后，在一个“点”上戛然而止。松散的情节——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“逻辑严谨”情节，而是行云流水，渐入佳境，最后却抖开了一个别样的包袱：令人会心一笑。主人公陈大庆不动声色，却上演了一场深刻的人性“活话剧”。

韦名的作品个性鲜明，他有属于自己的相对稳定的作品模型。与把他定义为“新官场小说”的说法不同，我认为韦名实际上是一位秉承文化形态写作的笔记体作家。韦名作品中展现出来的“文化”，饱含着人情世态、趣味情调。他关注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受到的冲击，以及在时代变迁中一群善良的坚守者。

戏、茶、酒、画，是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，作家的价值判断隐于其间。留白看似一种艺术技巧，其实是对文化的居高临下的把握，也是自信，还有尊重读者的智力的倾向——不多说，就是不强求。《戏痴李老三》中的李老三未必有学历，却是文化味十足的、典型传统“文人”，重情，关心精神层面的内容——这种关心是骨子里的真挚，而不是装潢。而这种文化气，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香火延续中的宝贵基因。而借画茶酒揭示生存技巧，展示出生活的另一面。

韦名的不少作品并没有着力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，大多是扁平的；故事情节多是简单的，小有起伏。《重逢》除了开头提到的“苍白短促的头发，虚肿憔悴的面容，游离呆滞的眼神”的人物外，“他”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主人公，在叙述中一直让“蒋”有一个误解，以为是一个“不近乡情”的正面人物——而且不近得离谱，但在吊足了胃口之后，突然发现，这样一个给出过“三不”的人却和反“三不”的“蒋”重逢“在这里”（看守所或者监仓？）——高光的亮点碎了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：“两面人”及其对于“三不”的不入脑不入心。《高空博弈》貌似小品，但“西装客”在飞机之外的场景中却是真实的，令人唏嘘。更为严峻的是，过了一段时间，“也是穿着西装看起来像领导”、“上面派来跟踪西装客”的两个人也被带走了——似乎可以看到韦名内心深处的挣扎。

作为“新文化笔记”写作，语言讲究、简洁，叙述平稳、不铺张，节奏有节制、不疾不徐，情节迂回、精致，故事充满温度……这是文人气的俗常生活的艺术化再现，这样的作品在平实中蕴含着一种沉默的力量。